

荒江女侠

(六)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经典武侠小说全集 龙典主编 . - 呼和浩特: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 2004.5

ISBN 7 - 204 - 03179 - 2

. 中... . 龙... . 武侠小说 - 中国 - 全集
.DS30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56932 号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(010010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密云印刷厂印刷

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787 × 1092 毫米 1/32 印张: 43.75

字数: 946.4 千字 印数: 1 - 500 套

ISBN 7 - 204 - 03179 - 2 I·113

定价 (全四册): 137.20 元

目 录

- 第六十七回 一梦太荒唐暗怀醋意 飞镖何突来别有阴谋
..... (1)
- 第六十八回 烟雨楼老人谈飞贼 灵官庙双侠救英雄
..... (17)
- 第六十九回 曲巷去采花头陀铍羽 龙潭来盗锤妖道丧生
..... (31)
- 第七十回 妙计偶然生山巅入伙 芳踪何所觅水上交兵
..... (47)
- 第七十一回 绮障孽冤三女回故里 枪声剑影群侠破横山
..... (70)
- 第七十二回 怪杰逐白浪妖物就缚 将军来黑夜淫妇伏诛
..... (89)
- 第七十三回 逍遥店施计打骄兵 洪泽湖驾舟追水寇
..... (113)
- 第七十四回 古刹谒老僧前尘顿忆 征途逢响马诡计堪惊
..... (132)
- 第七十五回 飘泊江湖一镞谐鸳侣 困居陷阱四侠战强徒
..... (153)
- 第七十六回 夜雨孤灯闻歌救弱女 单刀匹马退敌显神威
..... (173)

第七十七回 助战成功仗红妆季布 化仇为友赖白发鲁连
..... (192)

荒 江 女 侠

第六十七回 一梦太荒唐暗怀醋意 飞镖何突来别有阴谋

晚上，天空里一钩明月泻出她的清光，下照到庭院中来。花影斑驳，境至清幽，一片一片的白云向西面移动着，倏而如美人，倏而如名马，幻作各种奇形怪状，时时在那里变换的，这好似象征着人心的变态。程远在日间和慕兰后花园中一席清谈，印上了心版，大家觉得甚是投契。后来在晚餐之前，佩韦的母亲小玉特地又到书室中来见程远，问起程远可曾和人家订婚。程远只得说以前曾在定海高家入赘过，但是不多时他的夫人得病故世，现在未续鸾胶。小玉便代慕兰为媒，要请程远答应这头亲事。程远见小玉态度很是诚挚，慕兰的秀姿，慕兰的武艺，他都钦佩的，和荒江女侠相较，似乎在伯仲之间，也是一位女豪杰呢。所以，谢谢小玉的美意，表示同意。小玉见程远业已允诺，心中自然欢喜。又略谈数语，方才告辞而去。

明日佩韦得知了这个消息，喜孜孜地走到慕兰房中去，恰巧慕兰正和小香坐在一起闲谈，佩韦便向慕兰双手一揖道：“兰姨，恭喜、恭喜！”慕兰突然一呆道：“何喜之有？”佩韦道：“我们要吃兰姨的喜酒了，难道你自己还不知道吗？我母亲作大媒，你要请母亲吃十八只蹄子呢！”慕兰给佩韦这样一说，不由两颊飞红，说道：“啐！你不要胡说乱道！”小香在旁听着，心中也不由一惊，假意问道：“你母亲把慕

兰姊作媒给哪一个？我倒真的没有知道呢？”佩韦又笑道：“此人武艺高强，是个少年英雄，现在正住在这里。除了他，兰姨也不肯下嫁的啊！”小香点点头道：“原来是他！我也要向慕兰姊讨吃喜酒了。”慕兰忍不住立起身来把手摇摇道：“小香妹，你不要听他造谣言，分明是有意来调侃人家。”佩韦道：“谁来造你的谣言，你以后做了新娘子，我总得向你讨喜酒喝的，否则我何不向小香姨恭喜呢？兰姨一向很直爽，有男子气，怎么今日反倒有些腼腆起来，难道做新娘都要如此的吗？”慕兰道：“你偏要多说，仔细我来拧你的嘴！”说着话，真的走过去伸手要来拧佩韦，佩韦双手捧着嘴巴，说声：“啊哟！”连忙逃出去了。慕兰也跟着追出去。

惟有小香却坐着不动，把手支着头，呆呆地思想一会儿，咬紧牙齿自言自语道：“你不要在我面前假撇清，你去和他作一对儿，我不来抢你的。只是你不该背着我说我的不好，你自己算是清白的女儿，难道人家不是清清白白的吗？即使我父亲以前行为不正当，现在人已死了，你去告诉人家作甚，却不顾亲戚之谊吗？这小丫头倒如此促狭，我错当她是好人了！”韩小香这样在房中恨恨地说，慕兰却一些没有知道。她听了佩韦刚才说的话，知道她的表姊小玉已代自己和程远的姻缘撮合成功了，心中暗暗欢喜，未尝不感谢小玉之美意。但她脸上却装得若无其事，走到小玉处来。小玉见了慕兰，将她一把拉住，把嘴凑在慕兰的耳朵上低低说了几句，慕兰刚要走时，小玉却不放她走，只说如何如何。慕兰道：“任凭你怎样便了，但是我父亲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小香却走了过来。小玉一松手，别转脸来正要把这事告诉小香，慕兰却对小玉眨眨眼睛，小玉便不说了。小香又是一气，不

由冷笑一声道：“你们在这里讲什么？倘然有事，不要瞒我啊！”小玉笑道：“小香妹妹，你将来自会知道的。”小香哼了一声，正想坐下来，慕兰一握她的手说道：“我们到后花园去走走吧！”小香只得跟了她同去。走到那个所在，想着：“这就是慕兰和程远并肩而坐，喁喁清谈之处，他们俩昨天说的话，大半都被自己无意中在暗地里听得，然而他们却没有觉察。慕兰你瞒着我要和人家订婚，态度何以如此不明，真使我怀疑了。我本来同你一齐到此打擂摆擂的，不过被你占了个先，你的本领未必远胜于我啊！即如程远打擂台那天，也不过凑巧轮着你罢了！彼此都和那姓程的是个初知，你却施展狐媚的手段，将那姓程的诱惑得倾向于你，尚恐别人要抢你的，所以背着我说我的坏话。你既然对我如此无情，以后不要怪我无情了。”她一边想一边咬着牙齿，俯视着地上默默无声。慕兰怎知道小香心里正在衔恨于她，却带着笑指点风景，挽着小香的手绕过鱼池，走到假山上眺望。小香瞧着慕兰脸上得意的神情，她心里却是怀恨，谁高兴陪着慕兰游园？推说肚子痛，赶紧走回房中去了。

小香到了自己房里，便向床上和衣而睡，她心里对着慕兰一半儿怀恨，一半儿妒忌。闷闷地不知睡了多少时候，忽见小玉走进房来，自己连忙起身。小玉握着她的手，带笑说道：“小香妹妹，我有一件事要问你同意不同意。”小香道：“什么事？”小玉道：“我来代你做媒好不好？”小香听了不由一怔，她便含笑问道：“表姊你是不是戏言呢？”小玉道：“谁来与你相戏？就是那个姓程名远的，我看他真是美郎君，所以，愿代你们二人做媒，使你们俩成就良缘。”小香带着怀疑的态度问道：“是那程远吗？我知道表姊已代慕兰

姊作了媒，怎么又来同我说，岂非明明向我戏言吗？”小玉道：“你还没有知道吗？慕兰虽然愿意，而程远不知怎样的偏不愿意起来，佩韦问他究竟是何意，他说佩服小香妹妹的武艺高强，容貌秀丽，倒有意于你。所以，我就和你来说了。”小香听了这话，心里仍有些不信，只听房门外脚步声，走进一个美少年来，不是别人，正是程远！

小玉指着程远笑道：“你看他自己来了，你还不相信我的话吗？”此时，小香别转了脸不理程远，倒有些害羞起来，程远走上前对小香深深一揖道：“一向钦佩姑娘是天仙化人，难得相逢，真是佛说有缘，敢请孙夫人代我为媒，早遂求凰之愿。不知姑娘能不弃我吗？”小香见程远这种殷勤的态度和言语，心里不觉暗暗欢喜。小玉也在旁说道：“表妹，你看程先生这般诚恳，大概你总可以答应了吧！”于是小香点点头，程远又笑嘻嘻地走近她身边来握她的手，小香把右手伸出来给程远握着。

忽见门外跳进一个人来，指着他们说道：“你们真不要脸！在此鬼鬼祟祟做什么？”小香定睛一看，原来就是慕兰！心里卜的一跳，慕兰面上一团怒容，又对小香说道：“我和姓程的是一对儿，早已文定过了！你这不识羞的鬼丫头，竟敢夺我的程郎吗？”小香也勃然怒道：“什么程郎不程郎，你问问他自己看，究竟是你的还是我的？现在他自己跑到我房里来，向我求婚，并非我来夺去你的！你怪我做什么？”慕兰遂对程远说道：“程郎，我早已和你说过小香是强盗的女儿，你为何这样没出息，要和她勾搭呢？快快走罢！”说着话便上前将他们的手分开来，拖着程远便走，一声不响。程远正要跟着慕兰同走，在这时候，韩小香愤怒到了极点，霍

地从床边掣出宝剑追上去，就向慕兰头上一剑劈去，只听喀嚓一声，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滚下地来。再向地上一看时，却是程远的头颅，不知怎的杀错了！不由口里喊声：“啊哟，不好了！”同时听得耳边有人高声问她：“怎样不好了！”睁开眼来一看，原来是一场恶梦。

小玉正坐在床边一手握着烛台，对着她微笑。此时小香竟有些恍惚起来，小玉又道：“你敢是正在做梦吗？”小香只得点点头答道：“我刚才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跌入大河里，因此喊起不好来了。表姊来此做甚？”小玉笑道：“你睡得忘记了吗？天晚了，我们要吃晚饭，因为不见你，所以寻到你房里来。”小香一听这话，脸上不禁飞红。小玉不知她的心事，又说道：“快些出去吃饭吧，你为何这样疲倦？吃了晚饭不妨由你睡到天明罢了。”小香遂一骨碌坐起身来，跟了小玉一同来到外边用晚饭。见了慕兰觉得有些不好意思，也就不多说话。慕兰见小香这两天神情有些异样，心里暗暗奇怪，却猜不出因何如此。小香吃过晚饭，没精打采地坐了一会，先回房去安睡了。

这天程远在外面很想遇见慕兰，但是从早上等到黄昏，不见她人情影，暗想：“象慕兰这样豪爽的女儿，难道还要因此害羞吗？好不奇怪！”次日下午，他正和佩韦坐在书房里闲谈，佩韦告诉他说：“你们这头姻缘有我母亲为媒，又是彼此同意，当然是成功了。不过此刻兰姨到这里来打擂台，远离家乡，此时还须向她的家长禀明，方可成婚。因此我母亲曾劝兰姨早日回乡，和你一同去相见。”程远听了，便问起慕兰的父亲云中凤萧进忠，佩韦详细告诉他听，且说萧进忠武艺虽高，很是爱才，象你前去一定能中雀屏之选。

程远听了笑笑。二人正谈得起劲，忽见慕兰翩然而入，程远起立相迎，大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样子。慕兰遂一同坐下，随意闲谈。佩韦因自己谈了好一刻话，所以推说有事，先走出去。室中只剩二人对坐着，谈谈湖海英雄的事，约摸过了良久时刻，只听窗外有人咳嗽一声，慕兰听得出是小香的声音，忙立起身来走出室去瞧时，见小香的背影已走入堂后去了，心里不觉有些疑讶，且有些不快。回到书室里，程远便问外面是谁，慕兰道：“我也没有看见什么人。”程远坦然不疑，仍和慕兰谈笑自若，又讲了一回话，慕兰方才告辞出来。

次日下午，佩韦要奉陪程远到碧浪湖去一游。那碧浪湖在红莲村的西面，相距不到十里，可以步行前去，又因慕兰、小香到了这里也没有游过，所以邀二人一同前往。小香起初有些懒懒地不想去游，经小玉怂恿了数句，遂装饰得十分妖娆，随同前去。慕兰却淡妆素抹，别饶清丽。四人一路走一路讲，已到了碧浪湖，但前面有一个小小的湖面，四周种着许多柳树，在这暮春三月的时候，丝丝柔条早已绿了，随风吹着摇曳飘拂，好似翻着许多碧浪，倒映入湖中，所以望过去水也绿得更可爱了，碧浪之名即由于此。四人绕着湖岸闲步，芳草如茵，柳树中见有数株红桃，鲜丽可爱，落英飘堕袖襟。远望湖后有一带青山，如屏风也似的列着，这样更见得风景幽美。慕兰对着碧波对佩韦说道：“这样好的湖却没有游船，未免太沉寂了。倘若今天湖上有船时，我们可以坐了湖中荡漾，岂不是好？”佩韦道：“此地风景虽好，只可惜太偏僻了些。所以，游者罕至，土人也没有船只预备了。”佩韦刚说着，程远将手向东边一指道：“你们说没有

船，那边不是有船来了吗？”大家跟着他的手一看，果见有一艘渔船慢慢地向这边摇来，船头上立着个老渔翁，手里撑着竹篙。佩韦便把手向他一招，老渔翁把船撑过来，问道：“你们几位公子小姐相招作甚？”佩韦道：“我们要坐你的船到湖中去一游哩。”老渔翁摇摇头道：“我是打鱼去的，假使给你们做了游船，那么我不是白白出来了吗？”慕兰笑道：“渔翁，我们不要白坐你船的，你若载了我们去，少停自有酬劳，岂非和你去打鱼一样的吗？”老渔翁听了笑笑道：“这样也好的，你们下舟来吧！”于是四人一齐跳入舟子，渔翁回头对他们又看了一看，说道：“咦，你们四个人跳到舟上来时怎么我的船没有颠晃？你们的身子怎么轻得如此？好不奇怪，我有些不相信！”程远笑道：“你不要管他了，快些开船吧！”渔翁咳了一声嗽，便走到后艄去摇橹。四人坐在舟中，真觉得舟摇摇兮轻，风飘飘而吹衣，春水绿波足以荡涤胸襟。程远和慕兰更是有说有笑。小香一人坐在后边，心里很觉难过。这样在湖中兜了一个圈子，因为湖面不大，所以都游遍了。程远便问佩韦：“这里可有什么古迹？”佩韦答道：“碧浪湖边只有一个古墓，据说是以前梁山泊好汉浪里白条张顺之墓。”程远道：“听得张顺之墓在杭州涌金门，怎会这里也有他的埋骨地？”佩韦道：“古人的假墓本来是很多的，安知不是后人附会出来的呢？况且张顺这个人，虽然《宣和遗事》上有他的名，然而他是不可考的，《征四寇》上所载的更是小说家言，不足凭信了。”慕兰道：“我们都不是考古家，不必求什么考验，不管他真也罢，假也罢，只要好玩，我们前去走走。”佩韦笑道：“那里荒凉颓圯，不足留连，不比西湖边上的古墓，都有人修理的啊！”程远听佩韦

说起西湖，便想起玉琴，遂说道：“他日若有便时，我必要去一游。”慕兰道：“我和小香妹也没有游过，缓日我们不妨一齐前去。”说到这里，回头对小香说道：“是不是？大概你也很赞成的吧？”小香点点头，勉强笑了笑，说道：“也好。”佩韦又问道：“现在大家可要游张顺墓吗？要游的话，前面就好停船了。”慕兰道：“既然是个荒墓，一无点缀，我们不必去游吧。”大家听了她的话，都同意。于是回到原处，走上了岸。佩韦取钱谢了那渔翁，一同走回家来。

路过一处，有个小小土阜，土阜上有许多大树，忽地从树上飞出两只乌鸦来，在他们的当头呀呀地叫了两声，直飞过去。小香一弯腰从地上拾起一块小石子，把手向空中一抬，刷的一声飞到上面，便有一只乌鸦一翻身落下来。佩韦在旁边瞧着，喝一声彩，且说道：“小香姨的眼功果然不错，听说你惯用毒药飞镖，北方那个著名的荒江女侠也中过你一镖的？”小香道：“这有什么稀罕，外边能此者很多，即如慕兰姊的袖箭何曾不高妙？以前荒江女侠在夜间来窥探我们庄子时，确乎被我击中一镖的，可惜不知有谁解救了她，便宜了这丫头，后来她再来的时候，可惜我不在家里。”她说了这几句话立刻缩住，似乎懊悔失言的样子。所以又说道：“这乌鸦对我们叫得可恶，所以赏它一石子。你们不要笑我。”慕兰正要接口，恰巧树林里又飞出三头乌鸦来，程远即向地上拾起三块小石子，翻身向上发出去，三枚石子如连珠般飞到空中，大家跟着向上瞧时，但见那三头乌鸦不先不后一齐从空中跌翻下来，落在土阜之前。佩韦不禁又喝一声彩，说道：“不料程先生的手术竟有如此神妙，恐怕《水浒传》上没羽箭张青也没有你这样技能了。程先生平日善于射

箭呢，还是惯发飞镖的？”程远道：“区区小技，何足道哉！我虽然有时也用飞镖，可是我怎及人家的神乎其技呢？”慕兰带笑指着程远和小香道：“你们二人都会飞镖，真是一个儿半斤，一个儿八两，我的袖箭怎及得你们的高明。”程远道：“使用暗器也是以巧胜人，究竟是要有真实本领。”佩韦道：“你们都不要客气，我总是望尘莫及哩。”大家说说笑，走回了家门。程远和慕兰心里都觉很快活。

次日早晨，程远正坐在书房里自思自想，想自己和慕兰的婚姻，大概可以有成功之希望。我本来脱离丽霞岛，目的在荒江女侠身上。可是女侠半途抛弃了我独自一走，可知她人芳心不属于己，这真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，令人无限抱憾。不料我在此突然逢见了萧慕兰，也是一位女中英雄，且喜她对于自己很是钟情，言语之间十分投合，那么我不必恋恋于女侠了。他正在思想着，见一个小丫头拿着一张纸条，笑嘻嘻地走进来，对他说道：“这是小香姑娘叫我送来的，等候回音。”程远点点头伸手取过条子一看，见上面写着道：

程远先生大鉴：昨日在碧浪湖归途中，飞石投鸟，甚佩技能之高。闻先生惯用飞镖，百发百中，小香平时亦喜此道，不揣庸陋，拟于今日下午即在后花园中一较身手，借此可以领教。想先生为当世豪杰，决不示弱于小女子也。即乞赐知为荷。此颂

台绥 韩小香

程远看罢，觉得小香有意挑衅，其心不良，我何必与女子比较高低，胜之不武；万一失手，那么败于妇人女子之手，也给人家讪笑。然若不答应吧，这条子明明写着“先生为当世豪杰，决不示弱于女子”这两句话，我不要被她看轻

吗？想了一刻，遂从桌上提起笔来，在那条子下面批了“遵命”二字，吩咐丫头拿回去复命。此时他深悔昨天自己不该在小香面前显什么本领，以致引出这件事来。外面一般通武艺的女子真不好对付的啊！隔了一歇，慕兰和佩韦走了进来，程远便将这件事情告诉他们听。慕兰很惊奇地说道：“小香要和你比镖吗？她用的是毒药镖，人家中了一镖是有性命之忧的。”程远笑道：“我用的不也是毒药镖吗？她必要我和她比试，有什么话可以推辞呢？只得冒着险周旋一下了。”佩韦道：“香姨和兰姨一样都是心高气傲的人，当然这事的起因为了昨日途中飞石投鸟，程先生似乎胜过了她，所以她不服气了。这事答应不好，不答应也不好。”程远道：“我想这事只有答应，不过我心里已决定宗旨，断不伤害小香，一方面自己格外留心一些，便可安然过去了。”慕兰道：“你不想伤害她，也许她有意伤害你的。大家使用毒药镖，总不是一件稳妥的事。”

佩韦道：“我倒有个稳妥方法在此。”慕兰喜道：“你有什么方法快说出来。”佩韦道：“我虽然不会用暗器，而家里却也藏着数支铁镖，待我拣出三支，少停给他们二位使用。那么万一击中，也不过普通之伤，没有性命之忧。我想二位总是同意的，彼此比试见个高低就罢了，并无仇怨，何必要用毒药镖呢？”程远点点头。慕兰道：“好的，准照这个办法便了。少停我们做公证人，可以在旁监视，但是这件事起因于小香，我很不赞成的。程先生要好好儿防备着，小香的暗算心计很工巧呢！”三人谈了一刻，佩韦和慕兰走到里面去，告诉了小玉。小玉也怪小香多事，慕兰又跑到小香房里去见小香，便问起这事，小香道：“程先生的武术甚是精通，姊

姊前番在擂台上已和他较量过身手，我却还没有和他一试。他既是善用飞镖，所以我很愿意与他比个胜负，难道姊姊不赞成吗？慕兰听小香如此说，只得笑了一笑道：“我也并无什么赞成不赞成，但恐你们万一失手，受了伤，不是玩的罢了。少停我来作壁上观吧。”于是她就回身走出，想小香的态度在这几天里大大改变，此次又约程远比镖，似乎不是偶然的事，心里也就明白了数分，只是不能明言罢了。

到了下午，小香便告知小玉，大家走到后花园来，佩韦也陪着程远走至，彼此见过，一齐走到东首一片空草地上。程远问佩韦道：“就在这地方可好？”佩韦道：“正是此间较为空旷。”程远便和小香各个脱去外面的衣服，走到草地中间立定。大家见小香腰际悬着一个黄色绣花的镖囊，佩韦忙把他拣出的三支铁镖放在二人面前，带笑对二人说道：“今天你们比镖，不外是游戏的性质，但你们平日彼此用的是毒药镖，万一二人中不论哪一个中了毒镖，却不是玩的。所以我将这三支无毒的铁镖供给你们使用，大概你们也赞成的吧？”程远接口道：“很好，当然是玩玩的，大家都不要受伤就是一件好事情。”小香听程远这样说，她心里虽然不赞成，然而也不得不同意，遂向程远问道：“哪一个先发镖？”程远微笑道：“请姑娘先发也好。”佩韦又说道：“我想你们不妨拈个阄儿，以定先后。”小香对佩韦紧看了一眼，说道：“那么你将阄子来拈。”佩韦道：“我只消用一个制钱向空中一抛，倘然落下来是正面的香姨先发，反面的是程先生先发。”程远道：“不论先后总是一样的。”慕兰道：“佩韦的说话很是公平，快抛吧。”佩韦遂取出一个制钱，望空中一抛，落下时恰巧是反面。程远道：“如此却要让我先发

了。”小香脸上有些不悦。程远便从地上拿起那三支铁镖握在手里，佩韦、慕兰、小玉立在一边看他们开始比赛。

小香本想自己先发当然可以占些便宜，现在自己却要先让人家打她三镖，然后方可由她动手。她知道程远的本领是不小的，故心中未免有些虚怯，硬着头皮对程远说道：“程先生请你发镖吧。”说毕掉转娇躯，向西边很快地跑去。程远暗想，凭我的技能，又得了先发的机会，要胜她也不是一件难事。但是我在这里客客气气，何必定要伤她呢？宁可人负我，不可我负人。他如此一想，遂很随便地向小香脑后飞了一镖，小香将头向左面一侧，那镖便离开耳边约有四五寸，很快地飞向前面草地上落下去了。小香仍望前跑，前面将要尽头。程远又是一镖向她下部飞来，小香双足向上一跳，又躲过了，回转身来向斜刺里便走。慕兰等见程远连发两镖都被小香很轻易地避过，明知程远无心击伤小香，否则他前日飞石投鸟的本领到了哪里去了？程远心里也想，自己虽然不欲伤人，但也应该给小香知道一些厉害，倘然三镖完全不中，她不要误会我真的不会用镖吗。小香跑了十数步，见程远第三支镖却迟迟不发，心里未免有些焦躁，转头来，说道：“程先生，怎样不发啊？”程远笑了一笑，说声：“来了！”一镖向小香脸上飞来，其势甚疾，小香急避时，鬓边戴着的一朵红花已被击落，那镖恰从她的颊旁拂过，把小香吓了一跳。佩韦看着，对慕兰说道：“相差毫厘，真险哪！”慕兰笑了一笑，却不说什么。怎知道这一镖程远手里尚让三分的呢？

小香避过了程远的三镖，只吃了一个虚惊，没有受伤。现在要让她发镖了，心中暗暗欢喜，向地下把三支铁镖一一